

爱爬树的鱼
著

我变不回原形
了，又不会穿
衣服……



MO XIAO WO
莫笑我
WU HU 为
下

MO XIAO WO
莫笑我
HU WEI
胡为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笑我胡为 / 爱爬树的鱼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00-2268-3

I. ①莫… II. ①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127 号

莫笑我胡为

爱爬树的鱼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特约监制 杨莹莹
特约策划 芝士君
版式制作 翟程程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余丽丽
装帧设计 @ 设计装帧粉粉猫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本 880mm × 1320mm 1/16

印张 35.5

字数 40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268-3

定价 68.0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2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卷 五

文王被掳 姜尚归周

重返青丘(上)	002
重返青丘(下)	006
哪吒闹海(一)	011
哪吒闹海(二)	016
哪吒闹海(三)	021
哪吒闹海(四)	025
哪吒闹海(终)	031
再遇帝辛	036
西岐之乱(一)	042
西岐之乱(二)	046
西岐之乱(三)	050
西岐之乱(四)	054
姜尚归周(一)	059
姜尚归周(二)	064
姜尚归周(三)	068
姜尚归周(终)	072
姜里囚侯	077
小番外：姜尚	083

卷 六

王庭大乱 群雄并起

文王吐子(一)	094
文王吐子(二)	099
文王吐子(三)	102
文王吐子(四)	106
文王吐子(五)	113
文王吐子(终)	117
魔星初现(上)	124
魔星初现(下)	130
文王托孤(一)	135

文王托孤(二)	140
文王托孤(三)	143
文王托孤(四)	148
文王托孤(终)	151
蓬门今始为君开(上)	159
蓬门今始为君开(中)	168
蓬门今始为君开(下)	173
最终卷尘埃落定如是天下	177
帝王之心(上)	182
帝王之心(中)	185
帝王之心(下)	188
金凤玉露一相逢(上)	194
金凤玉露一相逢(中)	199
金凤玉露一相逢(下)	204
美人计出(上)	210
美人计出(中)	214
美人计出(下)	217
美人计出(终)	222
西征大战(一)	225
西征大战(二)	228
西征大战(三)	232
西征大战(四)	236
西征大战(五)	240
乱世浮生(一)	244
乱世浮生(二)	247
乱世浮生(三)	255
乱世浮生(四)	259
真假邓婵玉(一)	262

番 外

真假邓婢玉(二)	266
真假邓婢玉(三)	269
真假邓婢玉(终)	273
枉凝眉终虚化(上)	277
枉凝眉终虚化(中)	281
枉凝眉终虚化(终)	285
桃花源外传	291
夫人庙	292
风歌	296
	298

卷五



重返青丘（上）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盛夏七月，穿着九重衣无疑是种折磨。夏天的风带着一种黏稠的烧灼感，吹拂在脸上闷热难耐。

少年将鲜丽的锦衣束在腰间，长长的乌发高高扎起，远远望去，姣美若女子，几缕发丝飘飞至身旁少女的脸上。

苏苏偏了头，拂开他的发，只是依循着记忆，寻找青丘和现世相接的入口……

“你就非要去青丘？”

苏苏点头，没有再开口。

“你如今法力还未完全恢复，帝流浆还需要炼化几日才能收归己用，这般仓促，你可有想过若是功亏一篑又该如何？”服下玄丹还能恢复法力的妖，她是第一个。但借着帝流浆之威恢复的妖力实在太过微弱，惊不起意外和变动。

她没有说话，默默地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他难以形容，只觉得被她这样幽幽注视的一瞬间，所有拒绝的话便再也说不出口，只能点头，应允。

他想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日醒来之后她不言不语地躺在床上一天，翌日便不顾他的劝阻，坚持要去青丘。

他想知道她究竟想起了什么？不得不说，他……很介意。

此刻的她虽然还是她，但有什么，已然和从前不一样了。

他们两个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本能的，不喜欢这种不是因为他而起的改变。

但对于苏苏而言，此刻的她无暇去注意那些枝端末节，也不可能在此刻立刻开始一段新的爱情。她用尽所有的意志力，努力不让自己再回想多年前那一幕，不再一次次被迫重温当时的锥心之痛，极力想让自己摆脱掉那段回忆……

没有什么比回忆更无坚不摧的东西，就算带来的是残忍，也无法再将它们抹灭。

她觉得很荒谬，命运是这般强大而不可撼动。在命运的主导下，有的人依然是那么坚定，有的人却已随波逐流地飘摇。

她觉得自己似乎一直无法抗拒某种力量的安排，迷失在记忆与现实的交叉，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到最后，她还能继续改变什么。

她开始有些迷惘。

是一直清晰地看着自己沉沦，享受最后的狂欢，抑或是抛去一切去拼个玉石俱焚？

前方这两条道路，不知将通向何处。

也不知这双命运的手，会将她推向何处。

当年蚩尤与黄帝大战，被斩于青丘。

后来九尾一族便将蚩尤被斩杀之地划作地盘，借着蚩尤死后残留的灵气，在此生息繁衍。

苏苏领着寐喜穿过了朝阳之谷到达青丘，但原本族内的领地却空无一人。

她有些慌了，恢复了记忆之后，青丘便已是她的归属，是她能够安心依赖的故土，但为何她回到了自己的心之居所，迎接她的却是满室空寂。

“奇怪，数月前我们还与青丘有过来往，怎会全消失无踪。”寐喜警惕地护在苏苏身前，率先探路。

苏苏捏紧拳，与寐喜里里外外又寻了一圈，终究未找到族人们的踪迹……

寐喜低下头，看着她低垂着眼，失魂落魄地坐在九尾狐族曾经香火鼎盛的宗庙祠堂内，不由缓缓将她细瘦的肩揽入怀中：“他们都不在了，不要紧，还有我陪你。”

苏苏默默地倚靠着他。

他俯下身握住她的肩，与她四目相对：“苏苏，你再仔细想想周围有没有其他旧识，或许他们会知道九尾一族突然集体迁移的原因。”

苏苏苦笑，九尾一族的势力范围，周遭哪里有异族敢停驻？不过……或许，或许帝江会知道。

青丘附近的天山上，居住着上古时期一位精通歌舞的神鸟——帝江。

它肤红如火，六足而四翼。时常与同样是歌舞双绝的九尾一族放歌斗舞。

“你是问那群傲慢的狐狸？”

寐喜握着苏苏的手，点头。

她有些不自在地挣动了下，寐喜下意识地将她的手握得更紧。

帝江瞅了苏苏一眼：“你怎么还在青丘？”

“我回来想见见同伴们。”

帝江微讶道：“啧，那老狐狸没告诉你？前段时日九尾一族连夜迁去他处繁衍，似乎是发现了新的灵气之源，更何况你不是该在朝歌完成女娲娘娘的任务，事成之前就莫要再来青丘了……”

苏苏有些急切道：“那……他们走之前，可有给我留下什么讯息？或者，你知不知道族人这次新的迁移地在哪？”

“没有，他们那日迁徙未知会任何人，不过他们在是还在青丘，但具体藏身于青丘何处，我便知道了。”

言罢，帝江也不再看这九尾白狐，四翼一震，如一团红云飞入茫茫天山中……

苏苏回头，怔怔看着远方曾经熙熙攘攘的故土……

族人就这样不留任何音讯地走了，她不明白，为什么她总是被丢下的那一个。

前路该如何走？

朝歌她是不能再回去，青丘也有家归不得，轩辕坟……她记忆开始的地方，也不能久留，四海之大，她该何去何从。

“你还要继续再找下去吗？”寐喜道。



苏苏怔忡了下，默默摇头。

“不然我们先暂时在青丘将你身上的帝流浆彻底炼化吸收，然后再回人间，如何？”

“也好……”她顺便再寻下可有蛛丝马迹。

“苏苏，”少年偏头，“你身上的妖力恢复到什么程度？”

“我试试。”苏苏阖上眼，张开右手，掌心向上。

斩八……

伴随着低柔的呼唤，掌心微微一热，眼前蒙眬现出一把横刀的光影，闪了闪，很快就消失了。

看来她的妖气十分微弱，连武器都无法呼唤出来。苏苏咬着唇收回手：“那便去我的故居吧。”

寐喜也想仔细看看她此前生活的地方，遂与她并肩飞回九尾一族的原驻地。

苏苏走在熟悉的长廊上，将恢复记忆后所有的人事都理了一番，一个人名不期然跃入脑中，她蓦地问道：“寐喜，你知道申公豹吗？”

“他又是谁？”寐喜警惕十足地道，语中明显有丝酸味。

“你记得一只兔子吗？就是我还任在轩辕坟时，你曾抓来配合修炼的兔子。”

寐喜只隐隐有些印象：“怎么了？那兔子与你说的什么公豹子有什么联系？”

苏苏细加观察他的表情，明白他并未作伪，那便是申公豹扮成小妖潜入轩辕坟：“你还记得那只兔子是何时入轩辕坟的？”

轩辕坟内这般独特的兔子不多，寐喜思索了下：“大概……是这五年。”

突然一声轻叩传来，来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们身畔……

“这样太失礼了吧。”青年珠翠为冠，端的是一派意态风流，他以扇掩唇，朝她飞去一眼。

“真是令人伤心啊。苏苏，若是怀疑的话，直接向我求证不是更好？”

重返青丘（下）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站在旧时的房间，苏苏轻轻摩挲着桌案，不期然，看到床头上那几瓶她曾经宝贝兮兮地团在一起的丹药……

她怔了下，背过身去。

“这房间，十几年来长老们一直保持原状等你醒来。虽然大长老每次看到当年姜尚给你的这些丹药都嚷嚷着要全部丢出去喂狗，不过，怕你伤心，还是留下来了。”青年还是那身风骚入骨的白底金纹锦衣，斜睨她一眼，“看来你没有他们所想的在意呢。”

苏苏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只定定望着他，道：“申公豹，我们相识多久了？”

“唔，有八九百年了吧。”

“从小你便与我相伴，从前我一直以为，我们之间，应是亲密无间的。”苏苏道，“你何时会与我坦白，不再这么虚虚实实地相处？”

恢复了记忆之后，再回忆起那时失去记忆的她在轩辕坟和王宫时，都曾见过他。依照他的术法，彼时他完全可以将她带走，将一切都原原本本告知她，而不是佯作陌路人，让那时的她在夹缝中生存，整日挣扎着不知还有没有明日的的生活。

其间几次大劫，她险些被云中子和闻仲杀死，最后一次，若不是帝辛开口，完全忘却一切的她就会这般糊里糊涂地死在闻仲的蛟龙鞭下……最令她心寒的是，那时他也在王宫，却一直冷眼看着她几次生死大劫，看着她被囚禁在牢笼中等死……

这便是他相交数百年的情谊吗？

申公豹白羽扇轻轻一点唇：“苏苏，你现在不是还好端端地站在这，什么事都没有。虚虚实实又何必在意。”

她皱起眉：“既然你这么想，那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谈。我只希望，在这个时候你能对我吐实，我想听你的真心话。”

他收起羽扇，随意坐在她的红木大床上：“你问。”

“若是那时帝辛没有阻止，姜尚也没有出现，你……会不会来救我？”

“啧，一定要说实话吗。”他困扰地支着下颚看她，慢吞吞地道，“不会。”

虽然是不出意料之外的回答，但听到昔日形影不离的旧友否决，她还是觉得心中闷疼，似阻塞住了什么，多年的情义莫不是一场笑话。

“但是你现在没有死，不是吗。”他食指挑起她的下巴，让她看着他，“我非常高兴，你没有死。这是实话。”

苏苏拨开他的手，蹙起眉：“若是死了，你便当作没有认识我一般，寻找下一个人选吧。”仔细想来，他从一开始，便是有意接近她。

青年依然笑得眉眼弯弯，风骚撩人，掩藏在嬉笑怒骂之下的他，冷酷得可怕。

“真无情，”他握住她的手，倾身俯向她，“但我选择了你，苏苏，从今往后，你无须再担心，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

曾经也有人说过一样的话，她信，但最后换得是他的挥剑相向……

她抽回手，只道：“你站在我身边？为的是助我完成灭世的任务吧。你也想封神？”

他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若是我不愿呢，不担心押错了宝。”

他只是神秘地道：“不会的，你无论如何，都一定会，这是你无法抗拒的。”

她捏紧拳。

“莫要担心，有我助你，没有人敢伤你。也莫忘了青丘九尾一族，绝对是最坚实的后盾。”他挨近她，拇指摩挲着她的脸，盯着她，柔魅地低喃，“苏苏，我也不会伤你的，永远不会。”

她微微后仰，推开他，不习惯他这般贴近：“既然你主动提到青丘，你

知道族人们的去处，是吗？”

他颌首，终于退开一步：“那年你原本便伤势严重，加之又服了玄丹，损及内腑。长老们便将你放在宗祠内，日日轮番输入妖力为你续命。今年便是帝辛的28年气运临尽时分，女娲就分别给轩辕坟和青丘九尾一族下旨，召你入朝歌。至于其他……你日后也会知晓。”

“那，这与九尾一族迁移，又有何关系？”

他依然道：“以后，你自会知晓。”

她抬起眼，定定看着他再确认一次：“从今往后，你会护我？”

“会。”毋庸置疑的肯定。

她移开眼：“我便姑且应承下来，你先不用跟着我和寐喜，若是我需要你时，我会用心音呼唤你。”

他心痛地道：“你就这般舍弃了我这一等一的美男子？”

苏苏未理会他，谈完了便直接开门出去。

“原来你只想利用我，用完就抛弃吗。”哀怨如深宫怨妇。

她闭了闭眼：“我们暂且就各走各的路，有缘再见吧。”

“苏苏……”

见她快走远了，身后的青年道：“如今你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挥霍，若是想体验人间的生活，我建议你去看周方国比较好哦。除了西岐之外，东南北三大诸侯国与数百个附庸国皆收到帝辛的密旨，要将你捉回朝歌呢。这般执着，莫非对你积怨已久？”

苏苏暗恨，当年她也勉强算是他的异类知己，一个是原形一个是人形，待遇还真是天差地别。

“或许我可以陪你们上路？人间的崇山峻岭各方景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谢谢了，”她头也不回地道，“但还是就此拜别吧。”

“真无情啊……”

“怎的谈了那么久？”长廊的尽头，少年不悦地双手环胸，倚靠在房柱上。她望了望天色：“你从我进屋起就一直等到现在？”

“啰唆。”他恶声恶气道，“走啦，你的妖力还未恢复，还不去修炼。”

苏苏耸肩：“好的，立刻就来。”

寐喜嫌弃地一瞥她：“就连玉琵琶如今的程度都比你好上一些，你实在太弱了，再这般懒散下去……”

“玉琵琶已经有意识了？”苏苏蓦地截去话头，“她何时能复原？”七月十五那日，她与玉琵琶皆吸收了帝流浆，她的妖力已渐渐回来了，不知玉琵琶的情况如何。

“她此刻在轩辕坟底闭关修炼，若是能大好，再过数月便能相见，再迟，半年时间她也能出关了。”

这好消息让苏苏低迷的情绪短暂被唤起，随后便是没日没夜地被寐喜押着，艰苦修炼中……

看着身旁凝神闭目专注修炼的少年，她只觉这段时日，他待她的态度日渐微妙而明显……

她吁口气，只能故作不知。

在青丘两人又停留了半月，终于能重回人间。

苏苏已经能将斩八顺利呼唤出来，虽然还未能将过去的实力完全发挥，但已可以放心游走在人间。

离开那日，两人越过朝阳之谷至人间。朝阳之谷的主人乃是水神吴，他虎身而八足，看见苏苏时八条尾巴和八个脑袋同时转向她：“这么快就走了？”

“嗯。”苏苏点头。

“到了人间之后，莫要蹉跎，早日完成任务，那些老狐狸整日望穿秋水地等着你回来呢。”

苏苏扬起笑：“我会的。”

谈话间，头顶划过一道祥云，青丘离天府极近，时常能看到各路神仙踏着祥云在头顶进进出出。不过今日这红云只虚晃了晃，飞过朝阳谷之后又飞快地折了回来。

“且慢……”有着一张白净娃娃脸的青年大声叫住他们。

寐喜臭着脸回头，哪管是哪路神仙，侧身挡在苏苏身前：“你一路大呼

小叫的，有何要事。”

娃娃脸专注地将目光停在他脸上许久，直看得他抓狂地想挠他一爪子时，掩面痛苦地道：“为什么，为什么连你的命盘都乱了！”

苏苏依稀认出来人：“你是……司命星君？”

他转头一看苏苏：“你等等，”随即娴熟无比地摆开阵势掐算命盘，许久之后，纠结地抱头，“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算不出你的命盘……”

苏苏挑眉：“你不是无所不知，掌握众生命盘的司命星君吗。为何会不知道我的命盘？”

“我……我不知道……”

“那就是说，你也看不出我日后的命运如何？”

“我……我不知道！”司命星君痛苦地喃喃，“太可怕了！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跳上祥云，埋头泪奔而去……

全场默了一秒，水神吴干笑道：“唔，司命星君向来就是这般率性，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苏苏：“……”

寐喜：“……”

接连两次，都无法测算出她的命盘，而今，连她身边的寐喜，命盘也乱了吗。

苏苏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是不是……

所有与她相关的人的命运，因为她的介入，皆一同偏离了原本的轨道……

时年，陈塘关总兵李靖忽闻朝歌妖孽之声，未几，便收到天子密旨，密切搜查境内是否有陌生的女子出没，一经发现，一律先扣下再行定夺。

他皱起眉，如今周方国诸侯姬昌蠢蠢欲动。向来英明的君王怎生被一个妖女迷惑了心智。

“爹爹！爹爹！”

他回头，瞪着又玩得一身稀泥的三子怒目：“哪吒，还不快去洗漱干净！”

哪吒闹海（一）

陈塘关地处南广郡，据大江流通东海的要塞，占其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时年此关隘总兵乃是李靖。

其少时曾拜于昆仑度厄真人门下，因仙道难成，故下山辅佐帝辛。原配殷氏生有三子，奈何第三子，已怀胎三年零六个月，仍未分娩。李靖心有存疑，盯着殷氏的肚子道：“孕怀三载有余，尚不降生，非妖即怪。”

殷氏心中委屈，见夫家不悦，只得转身回屋。

是夜，她梦见一个道人突然闯入内室，将一颗灵珠往她怀中一送，匆匆道：“夫人快接麟儿！”

她蓦地从梦中惊醒，突觉腹痛难忍，竟是怀胎三载的麟儿要生了！

李靖在屋外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只听内室殷氏的叫声越发痛苦高亢，暗忖这怀了三年有余的孩子今夜降生，究竟是凶是吉……

忧虑间，忽闻两位小童惊骇欲绝的从内室奔出来：“不好了！老爷！夫人生出了个妖怪！”

李靖闻言忙抽出宝剑冲入内室：“夫人！”

只见满室红光，并隐隐有一股异香袅袅，一个肉球在产婆丫鬟们惊恐的视线中滴溜溜如轮般转动着。他大惊，一剑朝这肉球砍去——

哗啦一声，肉球从中分开，竟从内跳出个小孩儿。

这小孩儿面如傅粉，眉目有神，右手套着一环金镯，肚腹上围着一方红绶，浑身散发金光。

李靖犹疑着抱起这小孩，温软的小小娃儿不哭不闹，定定地看着他，他不由心软，将孩子抱到夫人身边：“夫人，这是我们的孩儿……”

两人又细细端详了这娃儿一阵，心中忧喜交加……